

伟云

姜惠泉

“找啊找啊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……”小区门口的幼儿园飘来这首轻快的儿歌，像一把钥匙，突然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那个扎着红头绳、眼睛会说话的小姑娘——伟云，又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认识伟云时，我还没到上学的年纪。她姨家和我家是前后邻居，在同一个胡同里。那胡同宽不过一米三四的样子，长不过二十来米，却住着七户人家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日子艰难，但这条胡同里永远不缺孩子的欢声笑语。光和我们年纪相仿的玩伴就有十七八个，伟云的表姐梅恩、表妹大嫚和二嫚都是我的小伙伴。

记得那是个夏日的午后，蝉鸣声里，伟云跟着母亲来走亲戚。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，就像被施了定身法——这个约莫五六岁的小姑娘，活脱脱是从年画里走出来的瓷娃娃。她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仿佛盛着整个星河，忽闪忽闪的，眼尾微微上扬，带着天生的笑意。浓密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，在瓷白的小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。最惹人怜爱的是那对用红头绳扎起的小辫子，随着她蹦蹦跳跳的动作在空中欢快地摆动，发梢俏皮地翘着，像两只振翅欲飞的蝴蝶。

从此，每逢年节，伟云总要来她姨家走亲戚。只要瞧见她来了，我定要撂下饭碗跑去找她。那时候没什么像样的玩具，我们就在小胡同里东家串西家，最爱的还是她姨家那扇厚重的木门。一个人攀在门后的横梁上，双手把住门边，另一个在下面推着门板来回晃。就是这样简单的游戏，我们却能玩上大半天，直到大人们扯着嗓子喊“吃饭了”才肯散去。有时她碗里的饭还没吃完，我就蹲在门槛眼巴巴地等着。直到看她母亲用自行车载着她远去，车铃叮当声中，那对红头绳小辫在晚风里一跳一跳地消失在小巷尽头。

在她七八岁那年，全家迁往东北谋生。这一别就是数年，再见时，梅恩领着一个穿绿格子外套的少女突然造访。当年那个瓷娃娃般的小姑娘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乌黑的秀发扎成利落的短辫，笑起来眼角仍漾着熟悉的甜。梅恩凑在我耳边说悄悄话：“让伟云给你当媳妇吧？”我顿时烧红了耳朵，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，那年伟云十五岁，我十六岁。现在想来，我对伟云的喜爱似乎像对自家妹妹似的，干干净净地暖着，不掺半点杂质。

再相逢已是二十年后，姐姐告诉我伟云在县城电业局旁开了家理发店，我特意寻去。推开门时，她盯着我怔了好一会儿，才惊喜地叫出声：“泉哥！”时光把我们打磨成了大人，她也结婚生子，已为人母，言谈举止间尽是当家主事的利落。我们说起木门上的游戏，说起红头绳换成了时髦的烫发，却默契地没提当年那句“当媳妇”的玩笑。那时通讯不便，匆匆叙旧后又断了联系。

今年清明回乡，在伟云表嫂家喝茶时偶然提起她。第二天，我便和姐姐按着地址寻去——这一找，竟又跨过了二十年的光阴。坐在她的理发馆里，三个年过半百的人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的欢笑。我忽然发现，岁月带走了瓷娃娃般的面容，却在我们的情谊里酿出了更醇厚的滋味。

这世界上最珍贵的情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吧——不因时光流转而褪色，不因世事变迁而改变，永远保持着最初的那种纯真与美好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能拥有这样一段历史悠久的新童年情谊，实在是上苍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。它提醒着我，无论走多远，都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赤子之心。



何不拥抱

岳远佳

窗台边，那方浸润了岁月色泽的檀木棋盘静默不语。我伸手想要触碰，却在最后一刻停住了。多少次，我远远地望着它，就像望着一个不敢触碰的伤口。

十年前的冬天，曾祖母离开的那个清晨，我站在病房门口，也是这样迟疑。医生说她最后时刻很安详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我本该进去给她最后一个拥抱的，可是我没有。那时的我固执地认为，只要不告别，她就不会真的离开。

紫藤花架下的石桌上，棋盘依然保持着我们最后一局的模样。那天阳光很好，曾祖母执黑，我执白。她下得很慢，每落一子都要思考很久。我以为她是年纪大了反应变慢，现在才明白，曾祖母是在用这种方式延长我们的时光。

“丫头，人生如棋啊。”曾祖母当时突然说了这么一句，手指轻轻摩挲着棋子，“有时候看似是死局，转个身可能就是活路。”我那时只顾着研究棋局，没注意到她话里的深意。直到整理遗物时，在她枕头下发现那张诊断书，才知道曾祖母早已明白自己的病情。

我开始学着一个人下棋。左手执黑，右手执白，试图重现我们曾经的最后一局对弈。可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声音那么孤单，再没有曾祖母温和的点评，也没有我要赖时她无奈的笑声。有一次下到一半，我突然把棋盘掀翻了，棋子滚落一地，就像我碎了一地的心。

直到那天，邻居家的小男孩怯生生地趴在院墙上看着我下棋。我招手让他进来，教他认识每个棋子。他学得很认真，输了就噘着嘴，像极了小时候的我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曾祖母当年看着我时眼里的温柔。

现在，每个周末，小男孩都会来找我下棋。我学着曾祖母的样子，在他走神时轻轻叩响棋盘，在他输了时递上一块桂花糕。有时候下着下着，我会恍惚觉得曾祖母就坐在旁边，用她特有的方式微笑着。

我终于鼓起勇气拥抱了那方棋盘。木质的纹理贴着掌心，温暖而踏实。原来它一直都在等着我，就像曾祖母的爱，从来不曾离开。生命中最深的遗憾，往往不是我们做过的事，而是那些我们本可以给却没能给的拥抱。

何不拥抱？拥抱那些还来得及的温暖，拥抱那些即将成为回忆的当下。因为有些告别，一旦错过，就只能在记忆里反复演练。而有些爱，唯有在给予时，才能真正被我们拥有。

漫步田野

刘吉训

那是在乡下教书的一段日子，学校位于田野一隅，每当课余饭后，我常常独自沿校门外一条黄泥小道，向田野深处走去。

田野像一方很大的棋盘，被纵横交错的阡陌分割，季节在上面行走与轮回。在田野漫步，一抬眼就能感知季节的变换，一俯身能嗅到泥土的芬芳。春天，田野里的油菜花开了，一大片一大片泼洒洒，成为金色的海洋。嘤嘤嗡嗡的蜜蜂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，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。漫步在春天的田野，恍若行走在一幅色彩斑斓的画中。夏天，田野一片绿色，翠绿的秧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四周此起彼伏着蛙声。在蛙声里漫步，不由得想起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诗句。秋天的田野起伏着金色的稻浪，黄澄澄的稻穗压弯了腰，仿佛在向大地鞠躬。农人们握着明晃晃的镰刀忙着收割稻谷，汗珠在头上闪亮。漫步秋天的田野，会真切地感受到收获的艰辛与喜悦。冬天的田野空旷、寂寥，有一种静穆的美。闲看无事的农人将沉睡的田野重新翻耕，准备着来年。漫步在冬日的田野，迎着凛冽的寒风，嗅着新翻泥土的清香，萎靡的精神为之振奋。

漫步田野，脚下踩着软软的泥土，不时有农人从躬耕的田野里抬起头，或投来友善的目光，或简单地打一声招呼，又埋头于季节与农事里。

漫步田野，会忘记许多烦恼与忧愁，抛开得失与沉浮。你的胸怀会变得宽广，心灵会变得澄净，不会为同事间的一点点纠葛而斤斤计较，也不会为领导的一次批评耿耿于怀；不会因未晋升某一级职称而大动干戈，也不会因未住上宽敞的房子情绪低落。漫步田野，学会像田野一样博大、宽容，平心静气地对待生活。

笔记 烟台晚报 A07

作家博物馆

姜瑞光

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三个年头了，书房的味道缓慢流淌，悄然蜕变着。那混着纸张气息的烟草味儿，不知从何时起，被书册受潮后淡淡的霉味取代，像老故事蒙上了一层薄纱，轻轻一触，便是经年的褶皱。书籍静静地待在时光的一隅，除了我没有去翻阅它。那些载着父亲希望和期许的书籍难道就这样被遗忘了吗？

那日午后，阳光斜斜落在书桌的旧稿纸上，我忽然问儿子：“你知道上世纪80年代的大作家有几位吗？咱们烟台的，能说上几个？”儿子摇摇头，眼里是全然的陌生感。我又追着问：“那你知道爷爷是做什么的吗？”“是作家呀。”他答得干脆，语气里带着点孩童对长辈职业的模糊认知。当我再问起爷爷那个年代，全国有名的作家有哪些作品时，他的头摇得更厉害了。

那一刻，我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原来那些曾用笔尖掀起波澜的名字，那些在文坛上闪耀过的星光，早已淹没在自媒体的喧嚣里。峻青、杨朔、王润滋、萧平……这些镌刻在烟台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字，如今问起年轻人，大多都是一脸茫然。而提起周杰伦、张杰、华晨宇等歌星，他们说得有板有眼，头头是道。我突然感到莫名地悲伤，莫名地焦虑。就像眼睁睁看着一捧珍贵的星火，在风里一点点微弱下去，总想着伸出手护一护。

建一座烟台作家博物馆的念头，就是在那样的心情里冒出来的。像一粒种子，落在记忆的土壤里，一夜间便生了根。假如有了这样一个纯粹的文学展馆，让后生们在这里找到烟台乃至胶东的名作家的作品，看到他们的遗物，激发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对先人的崇敬，让文学之光得以延续，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？但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于是，我找到璜山书院的邢纪波先生，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。邢纪波是烟台赫赫有名的文化推广者。他听了我的想法，眼睛亮起来，说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啊。他一口应下，语气里的恳切，让我心里的那点忐忑瞬间落了地。

如今，征得母亲的许可，我把父亲书房的有关书籍整理出两个箱子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百年之后谁都带不走一点东西，所有一切我们只是暂时的托管者。因为我深知，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传承下去，那就是文化。如今，烟台市作协发出倡议，莱州、莱阳、蓬莱等地作协也正式加入拯救行动中来，他们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名家遗存。我们一点点梳理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痕迹，民国时期的旧书影，近现代作家的手稿残页，还有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带着温度的文化遗物——一支用了多年的钢笔，一个记满灵感的笔记本，甚至是当年发表作品的样刊。指尖拂过那些泛黄的纸页，仿佛能触到前辈们伏案写作的温度，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。

我想，这哪里是建一座博物馆呢？不过是想为那些被淡忘的名字，和那名字创造的文化痕迹搭一个小小的港湾罢了。以此让后来人知道，曾有这样一群人，在烟台的山海间，用文字丈量过时代，用深情温暖过人心。